



路史餘論卷第七

冀莢

朱草



冀莢曆莢也世紀云堯時冀莢夾階而生每月朔則
生一莢至月半而十五莢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晦
而盡若月小盡則餘一莢厭而不落王者以之占曆
應和氣而生舜亦如之一名仙茅故田俵子云堯爲
天子冀生於庭爲帝成曆瑞圖云葉圓而五色日生
一莢至十六則落一莢及晦而盡白虎通義云攷曆
得度則生書中候摘落戒云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
政七年又生亦見伏書大傳或云朱草大戴禮云朱

草日生一莢至十五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按孝經援神契云朱草生葷莢孳則二物也注朱草者百草之精狀如小桑栽子長三四尺枝莖如珊瑚生名山石岩之下刺之如血其葉生落隨月晦朔亦如葷莢則葷莢之類爾三禮義宗云朱草赤草也可以染絳為服以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光武中元年群臣奏言地祇應靈而朱草萌生又有赤草生於水涯則非葷莢矣云仙茅者誕矣抱璞子亦云西山謀毋所種者頗異它處少年湯飲輒致口鼻出血仙茅方云明皇服鍾乳不効婆羅門僧進之

五老人

酈元水經注云堯帝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首山道河渚有五老游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童也言訖五老乃翻為流星以入昴事見論語比考云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為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

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
禮葬故任彥升宣還皇后令云堯見五老入于河一
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日河圖推龜告帝謀
又一日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日河圖推龍銜玉繩
歌訖五老飛于天入昴蒙宇記今河東縣故永樂東
北十三里有五老山堯升首山觀河渚五老人爲流
星上入昴今河西縣西十七五老仙人祠也夫古之
事亦有原矣今道之營道北五里有五老人祠昔唐
國子司業爲道至襄陽遇五老人來迎自云春陵人
與之帛與幘問所居州或西北五里至訪之則無有

惟五龍井遺縑在焉乃立祠即曰五龍祠貞元十九
年也 大觀四年二月賜號崇應 政和侯封曰壽
聖壽通壽寧壽成壽應云

陵臺說 山

大荒南經帝堯帝舜皆葬岳山而海內北經有
帝堯臺帝舜臺帝舜臺之類非一夫帝王之冢曰陵
亦謂之臺傳言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植乃以爲
衆帝之臺故帝嚳冢曰頓丘臺堯母冢曰靈臺鄴有
魏文武甄后三陵臺張賓進所言三臺險固者也即
在上世亦謂之山黃帝葬南甲山曰橋陵亦曰橋山

是矣蓋山者取其如山陵者取其如陵因謂之山陵
爾風俗通云陵者天生自然故王公冢稱陵或云秦
曰山漢始曰陵殺有二陵豈漢始哉若臺者猶夷俗
之言路

繇余氏墓

陶臣氏 烏陀氏

蘇州節度使錢元鏐之猶子文炳為元帥府判官檢
校禮部尚書顯德中入京供奉飽文學善應對尤精
青烏之術開寶五年妻丘奄化訪吉兆于報恩禪宅
之側古松區中僧常泰者共疑叢溥据岡當必善賢
墳麗不可重營炳執不從童役發之果古墓道復云

數重梓廬灰盡惟一骸亞石間長逾丈所脛且三尺
明比南金東一銅鐙傍縷青花西壁劔器亦且敗毀
惟環在軛佳玉所成合抱夫容瑩然精白炳心尤愛
不聽役入因酌而下將攬其環忽一黑蜂狀如耗丸
從劔下螯炳右眉間尋見悶絕輿還乃卒泰具掩之
翌朝炳之丕子知玄方伸號躡遽亦冥然見一丈夫
道貌古野身度丈餘魚鱗之甲足色如金徒跣挺劔
前語玄曰我帝堯之臣繇余氏也與陶臣氏烏陀氏
佐禹理水以功封吳獲葬于茲當時此地乃海東漸
之山也宅兆臣吉居之且安柰何而父剛復發吾版

石顧已非義而乃更欲奪吾王樞罪孰甚焉雖今擊
 死然方隸吾籍吾於冥間大有主治而父且無苦宜
 勿念悼知玄始甦錢公希白特為之紀以知宅墓凶
 吉始諸太古而冢訟之說為不可掩堯帝而來汔于
 開寶數百千載而精爽猶在足信定分之不可逾而
 真諒忠忱之不泯也

南岳魏夫人言禍之最
 急者惟墓風與冢訟

去凶年

四凶之去 熙朝以來明經之士間有能知而先後
 之際猶不能究卒亦同乎為妄舜攝之初即分十有
 二州既而流四凶族命禹平水水土平而後復為九

州故得共工流于幽州四凶之去在十二州分後明
 矣在舜典自可見說者乃以為舜十二州在禹平水
 別九州之後顛倒失統程頤之徒咸謂殛鯀在說明
 刑之中非先分州而後殛胡益之之徒至謂幽州崇
 山三危為共驩三苗先封之地而今乃流放而竄之
 鯀治水無狀嘗竄羽山今出怨故更殛死俱為礙理
 夫四凶皆當時世家公卿巨室用事之臣也莊子之
 言共驩苗民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六十年放
 驩堯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未知其所
 據雖頗不合然堯遜禪之意固在六十載後大戴記

孔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而荀子國事淮南鴻
烈皆言堯伐驩兜國事荀子亦言堯伐共工周語言
堯殛鯀則鯀之殛非舜明矣按舜紀云舜歸言于帝
乃流共工周書則云共工久居重位而唐伐之是說
學者往往以爲非經有不之信然呂刑言遏絕苗民
安國亦顯之爲堯矣鯀與共工詳之正以誹禪見竄
而世猶謂鯀以治水無功殛果足信歟夫有勞于民
者先王一皆視之鯀縱治水無成而仍作九載亦勤
于民事者矣孰有至殛死者向使鯀不能啓其功于
前則禹亦未能速收勤于後祭法之言鯀障洪水禹

能修鯀之功則鯀非無功也果無功殛則何得見于
夏郊蘇子瞻云四凶之罪莫得其詳忽諸

呂梁碑

呂梁碑劉耽作字爲小篆鉤畫訛泐間可認者僅六
十字耽於傳無聞矣据碑之言皇帝登封之歲則蓋
秦漢間人也碑中叙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
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
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爲可攷質之於傳惟
無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諒得其正甲申秋七月觀
于內相郭知章明叔家公異時亦嘗集錄古刻多六

一先生之未見者二百斯其一也字勢權奇蓋莫之辨嗚呼有虞氏之明德千古被之而無斁者孰有世祀之不明者乎繇數千歲之後予得論而次之夫定喪斯文哉呂梁者龍門也而彭城之東一亭亦有所謂呂梁蓋猶夷陵陸渾交阯等處之龍門云

歷山

歷山今河東縣之雷首山也其山九名一曰首陽臨河與大華對峙即謂歷觀揚雄所云登歷觀以逕望者樂史謂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廟舜井媯水媯一作馮馮泗水舜廟後周宇文護造泗水媯南北地記云二泉在首山北山中皆涇山

下而入河然孔安國馬融王肅杜預皇然後魏輿地

川謚皆以為泗為媯水之曲云圖上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有潘城城西北三里亦有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瞽二祠云是舜居帝之蹤迹何聞至是而齊之歷城南五里又有歷山水經注云上有舜祠縣東復有舜井亦云耕處寰宇記在縣東百步云舜之所穿又有華水與歷山井通曾子固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康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而負夏則衛地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為即陶丘乃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

必不大相遠今皆在魯衛間則歷山不得獨在河東
遂以為娶後所居後世因有媯水而遷就之

齊州二堂記

夫河中乃帝所生若所都而歷城古歷下也其相去
也遠矣耕漁之時徒以瞽叟不順暫即荒野顧非日
後就販之比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雷澤其
說未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河中皆有歷山俱存祠
廟而今秦地池陽澧陽始寧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
之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
志乃河東縣北四十之故陶城蘇氏演義云歷山有
四一河中二齊之歷陽縣三冀州四濮之雷澤雷澤

不聞有二耕漁必不相遠即此為是今曹濮間有舜
豢龍井定陶城皆其蹤也然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
歷山樂史亦以為舜耕在是按神契云舜生姚墟應
劭謂與雷澤相近寰宇記在雷澤縣東十三里歷山
在縣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有小山孤立
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屬池目之姚墟劭謚緣之皆
記舜耕之所而池之建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南
三十有堯城堯祠云堯巡所至梁武於此立太原府
縣北二十為舜城城有舜井有櫪山上有堯舜二祠
元和郡志謂是兩帝南巡所至

櫪山隅井曰舜井秋甫志歷山在陳流縣

東三十里高八丈上有堯舜二祠南巡所至本屬
祈門新安志在祈門西八十五里寰宇記石埭西百
六十有樂山高五里上有登水大抵古迹傳聞多繆
如今太湖縣北七里龍山亦有堯舜廟說亦以為放
勳乃唐之
神堯也 而周處記始寧界復有舜所耕田一山多

柞因謂櫪山而以具區為之雷澤以其中有大小雷

山也王介甫從之妄矣夫使帝果南巡至是亦何豫

耕漁之日邪 風土記云太湖中有大小二雷山相距
六十大雷高百二十丈長與東北六十

其間曰雷澤即舜漁處故祈
東有餘姚上虞江為舜本土且以姚嬀之名在在而

是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嬀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本

亦謂嬀墟舜所金在西城今長沙縣有瀉水云舜所

都而上虞之捐石號為公斬會稽又有嬀水三撫之

泉經之東入海圖經亦以為釐降之地祝阿故縣又

有樂水俗呼娥姜水原有娥英之廟水原山上有帝

舜祠下開大穴為之舜井 寰宇記
羅姜水死之泗源又有陶

墟亦有舜井其西阜號嬀亭山下之一漏澤方十五

里指為帝之所漁不知此自桃墟謝息之所遷者

又水經注上虞一曰虞賓太康地記為避丹朱之所

而雷澤亦非一周處謂是太湖故寰宇引尚書釋

言謂在震澤若陽城漢漢澤縣墨子則言舜漁在此

澤今在陽城西北十二寰宇記為烏號切矣郡國志

言邑西今有地名舜田然今潭之益陽岳之沅江故

梁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所都而述異記去湘水岸三十有相思宮望帝臺志爲二妃之迹冷道臨武桂陽藍山等處悉有帝舜之祠藍山更有舜水舜鄉縣西十五與永明西十五皆有娥皇女英之廟江華太平鄉有舜女寺即按歷城東南十里之廟山晏氏三齊記在縣東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湘中記云地有舜之遺風人民純朴故老猶彈五絃之琴爲漁父辭莫不以爲虞帝之居豈盡信邪

太尉

尚書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故帝王世紀云命爲

司徒太尉正月以太尉行事按月令命太尉贊桀俊鄭注太尉秦官漢志亦云獨應氏官儀以爲周官而康成中候注首從其說與禮注相異故東晉據中候以追難之正義且因中候之言謂三王有司馬無太尉以爲堯置之而三王不置予攷春秋元命苞云堯游于河赤龍負圖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發視之而合誠圖言堯坐舟中與太尉舜等臨觀鳳皇負圖授於堯赤玉爲匣長三尺廣八寸厚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章曰天赤帝符璽而春秋運斗樞亦云舜以太尉之號即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中舟與三公諸

侯臨觀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甞入水而前去
 黃玉為匣長三尺廣八寸有戶白玉檢黃金繩芝泥
 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鳥文舜與大司空禹臨侯
 博望等三十人集發圖玄色綈長三十二尺中有七
 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藏之大麓而河圖
 所云與此畧同則其為說久矣然呂氏書孟夏命太
 封贊雒不云太尉黃帝時大封為司馬是太尉也周
 大司馬至秦而為太尉漢武復為大司馬東漢復為
 太尉尉者自上安下之辭周官大司馬職進賢與功
 以作邦國王制司馬辨論劉昭以為緯侯之書貴尚
 官材皆贊桀遂良之事

神鬼動挾怪誕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璿衡賦政

當是据位以書前職非虞氏之實號蓋太尉之職實
 舜所掌遂以職同而追稱之非官之繆康成自注中
 侯至於禮學豈遽忘帝之職位哉蓋亦知之不發之
 中侯而發之月令也

小人之過必文 劉焯

同人于宗式吝之道而男女以同姓則其生不蕃故
 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則生不殖內有四姬而晉侯
 之疾不差婚姻禍福之階也是以君子不娶同姓買
 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所以附遠厚別知自別於禽獸
 也胥李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數雖近男女相及

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異驢敬也驢則生怨怨亂毓災毓災滅姓是故娶避同姓畏亂災也昭公娶吳死不書姓若盧蒲癸娶慶氏而云宗不避予吕后之妹歸於吕平茲何可据王莽嘗言姚媯陳田王五姓予同族皆以爲宗然至宜春侯女則遂以爲姓出各別納之稱之曰宜春氏豈知訢亦齊之王邪臨淮陳媯劉頌近親養於姑陳而冒其姓及納頌女則亦以爲姚虞陳田同出於舜而世皆爲媯禮律不禁劉媯既婚劉疇太常非之則更以爲鍾出鍾離胡同胡毋單複相婚不以共

本爲媯於是貽書下壺以謂堯舜之婚正姓分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而荀崧遽以爲可吾乃不知堯舜大聖反爲後世變情敗俗亂倫無禮之魁也邪而禮傳遽有上古五班通婚與商人六世相婚之說豈非小人冒禮者之自爲地乎夫小人之犯義曷嘗不假聖人以藉口哉禮聖人之所性而聖人禮之所自出也狂者嗜膚指醉者嘔土糞顧謂醒者亦爲之乎庾蔚之云同姓之婚易置矣而小人情巧又益嘏在邊地無他與媯如可恕者假使又無與媯則將遂與豕交之邪春官小史掌奠系世辨昭穆繫之

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後世士大夫譜系不著族無綴食之義而下失事宗之禮氏姓莫別故王通曰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以視譜魏氏春秋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而納司空忱女以為姓同源異周室之後昌黎張仲取范陽張璉女弟猶諮張卓而後婚王伯璵鄭康成高雋弟子而亦為子稚賓納王處道之子于時清議盡無譏誚則知禮傳之妄有自來矣而杜佑儒宗恢博冠代而乃亦有商以上婚不隔同姓之說豈習見之稔而莫覺邪江南陶穀唐氏子也後納唐女士有致議則更

以為正自殊出以知非禮之人大率一律故予常謂後世教失其本讀經史者恣為濫說徒以資其所欲為爾讀書者之為多市井之不為渠不信矣

瞽叟殺人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然則舜不禁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以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之言蓋以為受法者設也而劉敞明舜以為凡聽五刑必原天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商鞅作法可謂慘刻猶以太子為君之誡不可刑五臣范以為乃刑其傳豈有臯陶為士而瞽叟執者非孟

之言書言舜克諧瞽允若而不格姦孟子亦言瞽底
 豫矣豈有殺人之事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
 親不可以為子舜視天下歸已猶草芥惟不得乎親
 則不可為人豈有不禁之事臯陶無執瞽之理舜亦
 無弃天下云軻之過說鼓瞽未嘗殺人臯
 而逃之事陶何嘗執瞽未嘗竊之而
 逃以為瞽豈真殺人而臯陶真執之舜真竊負而逃
 之失之遠之夫春秋之書殺大夫或曰公子或曰世
 子或曰兄弟公子朱命大夫者其重視大夫世子君
 之世嫡而兄弟母之昆弟其見殺不以有罪無罪皆
 斥其君以明親親之道周制同姓有罪不即市必致
 刑于甸師不與國人慮之也公卿士庶則有議親公
 族有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避百姓也為

人君而自賊其類不祥莫大焉宣帝之詔父子之官
 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庇而存之誠愛結
 於心忠厚之至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妻匿夫孫匿
 祖妾匿其父母皆勿坐惟父母匿子夫匿妻夫父母
 匿孫誅仍請廷尉以聞豈有為天子父殺人而廷尉
 得執乎曹操馬騰入麥主簿議罪而自刑割髮太子
 馬蹄踐雷廷理依法而斬斫戮御唐党仁洪坐賊百
 萬當死五奏太宗閱其自首就戮方食徹案將法出
 之召五品以上曰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失信今
 朕私党仁洪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命有司設草南

郊進蔬飯將請罪三日群臣前後固請乃止夫唐臣
猶不聽太宗請罪南郊舜之諸臣豈聽其竊負而濱
海哉廣州都督晉國有訟士句聽之士句不明曲直要辭
未合而曰天子所右右之所左左之是知尊天子而
未知決獄守法之道也法者天下之法而天子特司
之爾其權顧不在天子而在於士師成王命君陳曰
商民在辟予曰辟汝惟勿辟予曰宥汝惟勿宥惟厥
中是則縱舍輕重惟法是視天子固不得而豫然惟
厥中則固有其權矣直躬證父攘羊孔子惡之曰直
躬一父而再取名焉石奢之父殺人楚昭理而縱之

奢吻而死而孔子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孰有聲
殺人而陶真得而執之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舜不
難於隱法陶不難於弃士而已矣隱法不過失位而
天下之父子悅弃士不過失職而天下之君臣定舜
豈得爲不君而陶豈得爲不臣哉

奢見說苑上
詩外傳二

路史餘論卷第八

即位書元非春秋立法

元年者史氏之本辭也君即位之一年稱元古之史皆然書云太甲元年維元祀而虞夏傳亦有舜元祀之文然則即位之年稱元其來久矣非春秋始為法也元者善之長聖人之所以見乎用者也夫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之所為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地之所為用也體元者君之職而調元者相之事是故曰元后曰元聖曰元宰謂一為元者以其德於是乎始所以奉天地而為用爾古之君子必即位逾年

而後改者將以重遠革必不敢以前之餘為今始也
於其改也亦行告廟之禮而後行事此國史之記時
政所以必書即位之年為始事或曰元善非也不有
元惡何獨善然則稱元者直欲其奉元以養物而成
德亦所以示正本謹始而已矣是故君子必能盡人
物之性而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得丘民者顧可不自謹其所始
歟

原尸

於祭有尸見君子氣氤事神之盡也三代之時自天

子至庶人祭皆立尸秦漢而來茲事廢矣故或者遂
以是古重尸為執滯豈識聖人之意哉神依人而行
者也宗廟有尸以盡孝也而自天地社稷山川群小
祀一皆有尸則亦以事父母之心事之也或曰今之
像設方之於尸則尊且嚴矣得先王之意奚必古之
拘哉曰不然尸與主二道古者尸主並用故祭五祀
皆設主三祭而後迎尸祭五祀于廟皆席于奧尸則設主尸內之西竈於門外之
東中雷墉下門則於門左樞而較壤在門外之西皆
三祭既徹而後陳俎饌各于筵前迎尸始宗廟之禮
中雷乃中庭檐溜今俗所謂檐神說為室神非也 牲有主有尸而在逸禮
祫于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五廟七廟皆

無虛立勝國之社有尸無主而邦國都鄙之社則有
 主無尸犯較為壇善芻棘柏為神主亦有尸焉故坊
 記曰祭祀之有尸宗廟之有主示民之有事也曾子
 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則有尸可知矣一人發
尸七廟矣發爵譙周禮祭集諸侯之廟有木主在尸
主尊故不酢酬之南為在尸上今之像設特古之主而已君卒哭而
 祔祔而作主主立而埋重始用嗣尸虞而立尸其主
 以桑練而芻之遂藏于廟以為祭主是未祔則有重
 無主既祔則有主而無尸必虞而後立之也少牢之
 祭有尸無主蓋祫則有主而不祫無主故自卿以下

無主者依神以几筵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設聖

人之意豈茲俗之所知哉公羊云大夫闢君之喪攝

衛孔悝反祔西國故徐邈等以為有重則宜有主大

夫士不見無主之義而魏清可王懌遂以謂大大士

宜通立主豈嗟夫鬼神之事雖聖所不盡言然其制

數亦有可以見其情者大氏神鬼陰屬非附陽體則

不可以見是故尸以託之郊之祭也尸與王裘冕而

士師逆尸者亦裘冕舜入唐郊丹朱為尸晉祀夏郊

董伯為尸則祭天有尸矣周公之祭泰山召公為尸

繹賓之尸高子靈星而是三辰山川為有尸矣言祭
 祇用一尸則祭統設同几筵者也其在魯郊亦以祝

延帝尸褻尸從之而公羊氏白虎通五經異義俱以

為祭天無尸則似失之祭天有尸則地可知星有知則日月可知山有尸則川實

又可知白虎通謂天無形不可象故宗廟有尸而天無尸非也聖人之制祭致敬而

已豈係於有形無形哉鳧鷖美神祇祖考者也而五

章俱有公尸訓者固以初章為宗廟二為四方百物

三為天地四為社稷山川五為七祀則成周之世大

小神祀皆有尸又可知矣推此而言則諸侯之境内

山川大夫有采地之五祀皆有尸也特牲者士禮而

少牢大夫禮也一皆有尸則諸侯有尸矣祭統君執

圭瓚裸尸諸侯之尸也守祧王祭祀各以其服授尸

天子之尸也是自天子至庶人俱立尸矣始死無尸

尚其生也成喪必尸神始識也祭殤必厭示弗成也

無後必厭為無人也男女異尸以厚別也同凡二尸

神所合也夫婦共尸貴同牢也宗廟異尸近必詳也

毀廟同尸遠欲合也尸必以孫示成人也婦為尸坐

不拜手不脫履嫌燕嬉也附用嗣尸尚質也既封主

人贈而祝宿虞尸以盡孝也為人子者不為它人尸

厭也天子宗廟之祭以鄉之孫行者為尸諸侯則求

於大夫之孫行者皆以同姓之嫡招穆同也成氏云未葬之

前形柩在殯以生事之故喪莫無尸虞祭之日始立尸天子不以公諸侯不以

卿大夫不以家臣以避君也天子不以子為已父之
尸諸侯不以已嫡為尸卿大夫避上嗣舉奠亦不以
已嫡為已父之尸是故子未立者小於同姓之嫡而
無父者勝國之社稷小司寇為尸司寇士師以法殺
也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大祝執明水火而號祝隋
釁逆尸令鍾鼓侑亦如之大喪始崩以肆鬯漑尸小
祝大祭祀則逆齊盛送迎尸沃尸盥贊隋贊徹大喪
則佐大祝贊泚以盤盛水共尸盥士師祀五帝則沃
尸及王盥洎鑊水宗祝後尸大喪則鬯人供鬯以釁
尸郊祀則節服氏裘冕二執戈送逆之相尸者延其

出入詔其坐作既喪令徹大夫於尸再宿一戒士一
宿不戒君前三日而宿戒之既得日乃宿戒尸明日
朝服而筮之大夫前祭一日士二日吉乃宿尸祝賓

明日而祭祥去要經而蓋尸練則繩屨大洋則吉服

以賤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之尸服以士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之尸服以大夫父為士子

為諸侯祭以諸侯尸服以士父為天子為君尸者受

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罪也伯不哭弁冕而出乘之以几卿大夫見者下之君知

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掌次共張司樂奏夏出入廟

蹕過者趨走以教敬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
中武尸之為用重矣大夫為先君尸在廟門外則疑

於臣子在廟中則全於君於父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父在廟中則全於臣與子是故君迎牲而不迎尸大夫士以祝迎尸天子諸侯則以士延尸于戶外尸入升筵東面坐視主人西南立拜受尸尸答拜之遂坐按祭君獻尸尸裸之后酌璋瓚尸祭之啐之祭后朝踐既四獻而饋食於是薦熟乃變機王及尸有倚住引尸入室詔受尸尸縮酒啐之既六獻而後朝獻畢而交酢及九獻賓也王與孤俱四獻諸侯爲賓者一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群有司皆以齒示等也既酢諸臣

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以樂皇尸嗣子諸臣加爵三旅酬武筭尸稷君與四卿餞之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之有上下也尸出尸上嗣食之卒食告飽主人酌尸尸酢主人次主婦如之賓長亦如之利成祝入尸稷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從尸者不出大門所以交神明而明君臣之義子事父之方也夏立尸而卒祭有祀坐之殷坐尸無事亦然周因於殷尸故坐亦旅酬六尸惟稷之尸發爵而不受旅告尸行節勸尸飲食詔侑武方若孝子之就養其事然也始

於神事故朝踐以腥坐尸于堂詔血于室終以人養
故饋食以熟延尸主于室體饌而進主人獻尸賓長
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膳從酌尸之僕猶君之僕
象之也始作樂求之於天也既灌鬯求之於地也於
祊於彼乎於此乎則又以求之人間世而吾之禮意
嬋矣是故樂合而先祖是聽灌降而神鬼來享蓋有
以知其必臻必享也夫神猶火也火生無形因物顯
照物盡而火熄神本無方因物顯用物盡而神藏是
故火非可盡也而在物者爲可進神非可盡也以其
在物者有可盡之理也古者於文火聿於血爲盡而

火之盡者爲燼凡以是也子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也
三日齋七日戒凡以求合於氤氲縹渺間而已矣白
虎義曰祭之所以尸以其虛無而寂寞也視之無形
聽之無聲升自阼階仰視攘袖俯察几筵其器存而
人亡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
欣然若親之飽其醉若神之醉也詩云神具醉止皇
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發徹不遲是
故侑神尸入舉角妥尸食爲之節及乎酌盞啐尸有
至沽醉旅酬降冕則尸弁而舞之以盡神也後世禮
闕尸不復見而夷蠻之中容或存者周隨蠻夷傳言

巴梁間俗每秋祠祀則里之美鬢面者迭迎而尸祝
之柳道之人祭亦取於同姓之丈夫婦人伴享此則
尸之餘事而今巫童方士亦有憑身附體之法其所
以交神明猶有聖人之遺意獨在國家宗廟山川寂
然亡矣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則固久疑之矣而魏
高允亢書文成乃以為祭尸久廢今俗或取貌之肖
者為尸祭之為之宴好敬之如夫婦事之如父母損
敗風化而柱佑更謂古人質璞華夷同俗故有人狗
宛祭立尸事非所宜用嗟乎彼亦豈知聖人之事親
一毫髮之不盡則不足以致其孝而其所以交神明

者有不可以盡言邪

鸞車有虞氏之路

大馭凡御路以鸞和為節鸞和君子之所以和心而
養氣者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而和應其
所以和心而養氣者步趨不廢也乘車鸞在衛兵車
在臆而遣車亦曰鸞車則凡車必有鸞矣春秋傳曰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君子之行馬題有錫旂首有鈴
豈特鸞和然皆不若鸞和之鏘鳴也故前者命以鸞
後者命以和特言鸞車有虞氏之路者豈其制若三
代之車歟明堂位曰鉤車夏后氏之路而司馬法夏

后氏曰鉤車鉤車者先正也蓋曲其輿前謂之鉤命之所乘與兵之先正貴賤雖殊其致曲一也鄭康成以鉤鞮釋司馬之鉤車誤矣山車垂鉤伊古之瑞此鉤其鞮非鉤車也

舜帝無為為治有序

為者敗矣而無為之說為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闢四門明四目在旋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秩山川而覲群后協時同律修禮詢岳命揆攷績其為勤亦至矣而先聖以為無為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為放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所謂無為清虛故蕩

汗漫而不可繫者于是滂洋恣肆禮法之外紬是非遺成敗聽其雜操而任其所自為權柄綱條一切委置之或省而天下始大亂矣虞帝之無為豈如是邪夫其言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言臣則吾之鄰而鄰則吾之臣所相對者為相近也故其告諸臣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象作服汝明予欲同律聲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所謂股肱耳目者予違汝拂豈其不事事哉汝翼肱也汝為股也汝明目也汝聽耳也俾禹司空平水土棄后稷播百穀尚司徒敷五教陶為士理庶獄垂為工利

器用益爲虞若上下伯夷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胄
子龍納言典出納各職其職然後內外之節得而帝
方以優游岩廊之上本仁祖義總弘綱而莫敢佚其
爲治固有序矣方鴻水之未平天下之事固無以大
於水故首命禹及水既又大陸既作則惟食之爲急
故次命稷富斯可教故次命尚徒善不足以爲政故
次臯陶而其化以大行于是命垂以給其器用命益
以遂其動植而後神人可得和故次伯夷成其典禮
又次之夔以興其樂而王道此成矣然而天下之事
尤防乎壅上之不下宣下之不上達則政不可得而

治故卒命龍爲納言而後上下以無壅一得禹而地
平天成再得陶而民協于中得稷而蒸民粒得尚而
百姓親得益而庶物蕃得夷而上下讓得夔而庶尹
諧夫然故虞帝得以被袵鼓琴端拱一堂之上而天
下治豈其不有爲哉不自爲爾故曰無爲而治者非
無爲也任得其人而無事於屑爲也故用歌曰陟天
之命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蓋帝之所以無
爲而百工熙者凡以諸侯之汝爲汝翼汝明汝聽也
豈若是蔑禮節墮形體而自放於繩準之外歟昔者
孔子嘗欲無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夫天地以生物爲大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爲也四時自爾行萬物自爾生而已天下之人非皆不可有爲亦非皆不可以無爲也有爲者商賈之事而無爲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地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吾之人天下之事皆吾之事固可以商賈治佛老治哉賤商賈尊佛老固非至論用商賈與佛老治怨美雖殊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爲六轡在手佛老之無爲喪其兩肘此其所以無用

禹臯戒舜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子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方虞帝時臯陶矢謨曾微高絕之訓而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興邦之言也政之又黎民之所以敏德繇此而已此帝之所以俞之而曰允若茲者言君臣之艱信如此也夫君臣之所艱不過舉善進言而已世之庸君從邇之言有不察也而況於嘉言乎此罔攸伏之所以爲艱也在廷之莠有不舉也而況於在野乎此無遺賢之所以爲艱也堂下遠於千里門庭之間有不及安况九洛乎此萬邦咸寧之所以爲艱也忘賢自與而群且

不可虐況於無告此不虐無告之所以又艱也有能奮庸不能無廢況於不顯此不廢困窮之所以又艱也凡是數者君之所以有邦而臣之所以致君者也昔之人能是者欽明文思之后而已所謂惟帝時克者顧不謂克艱邪雖然帝之及此豈其不可能邪特亦撝謙而不自多爾有天下者非不知德業之為尚也然有其德者未必有其智有其智者未必有其才有其才者又未必有其時與位也今也其德廣運則既有其德矣乃聖乃神則復有其智矣乃武乃文則又有其德而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則又有其時與位

矣復何艱邪而禹益之言猶若是者抑亦以敬其君勉其為君之難而已故方其志於治則戒之以惟艱及其以為艱則又勉之以可致禹益之忠於是至矣

禹益之為臣於是盡矣

帝德廣運云云此指舜言也孔氏以為益之美堯不然夫

舜既立則群臣之稱帝者皆謂舜也如禹曰帝念哉帝光天之下臯曰帝德罔愆皆謂舜當舜之時舜謂堯為帝可也使益亦謂堯為帝則何以稱舜乎張子厚云此美舜也因舜歸美於堯故益亦歸美於舜其說為是

賡歌

治既定功既成此君臣賡歌詠太平之時也雖然聖賢之作豈徒然哉必有勸且戒也有不勸戒而徒為

是容悅之言是特中和樂職狎客之分韻者竟何補
邪元首之歌此治定功成賡歌而不忘乎戒勸者也
後世有如大風之歌謂之傑作可也然不過憶故鄉
思壯士而已戒勸安在孝武而來芝房天馬之作爲
不少矣果何益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安不忘危
而有慮乎所忽之謂也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
哉此言股肱之臣樂於盡忠則元首有所興起而百
工之職得其所也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
欽哉者言率人臣而造事在於循法度以責其成也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者言君明則臣良臣

良而後衆事得而成也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
墜哉者言君煩苛則臣不作臣不作此萬事之所以
墜落也蓋君明則小人去而英賢在英賢在故天下
治君不明則英賢去而解謾職解謾職故天下亂其
理然也雖然帝之歌先股肱而臯陶之歌則先元首
何邪蓋有爲之君常患不得其臣而有爲之臣每憂
不得其君患不得其臣故欲其臣之喜而後君有所
起此僕臣正厥后以克聖也患不得其君故必其君
之容而後臣有所作此右克聖臣不命其承也陳平
有言上佐天子下使卿大夫得其職其亦體於斯乎

唐虞之時主賢臣賢功成治定而歌詠之形一言之出猶不忘乎勸戒茲其所以萬世式

胡益之堂上下樂說非是

益稷之謨載后夔之論樂胡益之始以爲序有不倫傳者錯之而以夔曰二字爲疊出者夫八音與政通惟可以在治忽也是故無其德而作之則逆有其德而作之則和聲和則氣和氣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之和應此理之自然而無疑者夫一變而祖考格群后遜再變而百獸舞庶尹諧此堂上之樂應也再變而鳥獸踴躍再變而鳳皇來儀此堂下之樂應也鳥

獸率舞此近者聞而舞爾鳥獸踴躍則遠者且興起至於鳳皇來儀則非時出之物亦感之而來矣蓋樂之入于物者其漸然也其文宜云夔曰於予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遜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諧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踴躍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斯亦妄改聖人之經矣韶九變而鳳來儀豈一再變之功哉堂上樂舉其作而堂下之樂則舉其名豈非堂上之樂接物遠而堂下之樂接物近接之遠故惟聞其作之聲接之近則見其所陳之器歟詳近略遠亦紀載之法

然爾

南風之詩

步騫疏云舜命九官則無所用其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辭云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書所云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舜好生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懽心故天下治鄭氏謂南風者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長養於已也詩之南風亦言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之生長如萬物得南風而生者康成以爲其辭未聞而聖證論引尸子家語以難之熊安

乃以爲凱風之詩其說異矣按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何習對曰孔孟問孟何人及誦其書至往于田號天怨慕之語帝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朕舍天下二千八百年矣秦漢典籍泯其帝圖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朕之泣怨已之不合於父母何軻之不知答傳聖人之意顧如是乎吁而不已拊琴而歌之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化兮繇自然熙熙兮吾道全薰薰兮思可傳歌訖鼓琴爲南風詠發聲稱妙故南風之德大矣琴書云

舜鼓琴黃河清其亦見之聲乎

舜爲法於天下

古今有異時無異理彼已有異迹無異心吾心之所存卽天下之矜式而今日之所設卽後世之視效也古之聖人所以獨立乎百世之上而天下後世有所不能遺者豈它術哉本乎心之一理而已聖人者知夫天下後世之有待於我也故致察於此心者有不得而盡蓋天下之理契於人心者卽其所以形之吾心者也惟形之吾心者雖微而無媿則其所以契之人心者斯悠久而不渝有在我者一毫不盡則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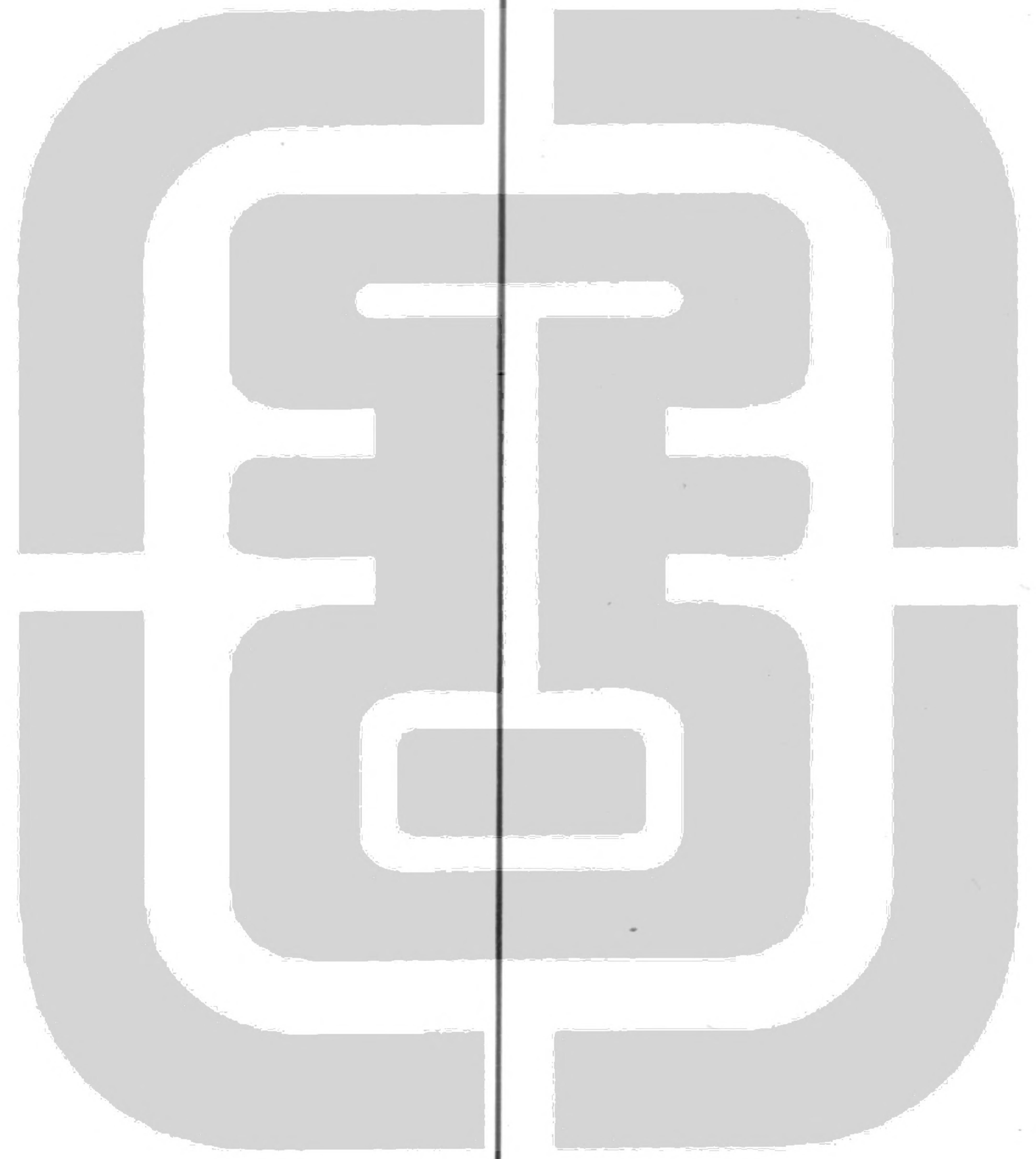
之於彼者斯厭弃而不繼矣音容之前有不約之妙形迹之表有不言之契有所待而後從固不若無所待而自化也約繩而信曷若相信於繩約之先告語而孚孰若相孚於告語之外邪古之明王爲不少矣而舜爲法於天下行乎千百世之上而清風之所存猶足以悚動乎千百世之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愈久而愈不忘者惟其有以使民不忘之道而所以先施之者有繇也仁義之精一之則舜之動無媿矣是故未施信於人而人信之法度彰禮樂著則舜之行無媿矣是故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是皆此

理之契於人心者。人有是心。吾有是理。以是理觸是心。茲其所以行之萬世而無弊歟。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必不有天下者。惟能有天下。夫以一匹之夫。而一旦與之天下。正以君子處之。恐夫免入其心。而舜視有天下。與飯糗茹草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冠掛屐脫時無以異。故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於我哉。吾知修人紀。立天極。山龍藻冕。柴立稱不穀而已矣。漢滅諸呂。召文帝於代而立之。帝之初。祇詔也。謀之群臣。又使宋昌

觀變而後進。西面而遜者三。南面而遜者再。是以一卽大寶。宇內平泰。而幾致於刑措。故曰惟無以天下者為。可以託天下。昔昌邑賀日中。逮哺馳百三十有五里。從騎踵死于道。烏足以有天下。



卷之三

七

